

京剧演出剧本选集

中国戏曲学校編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苏长华演出剧本选集

中国戏曲学校編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96号

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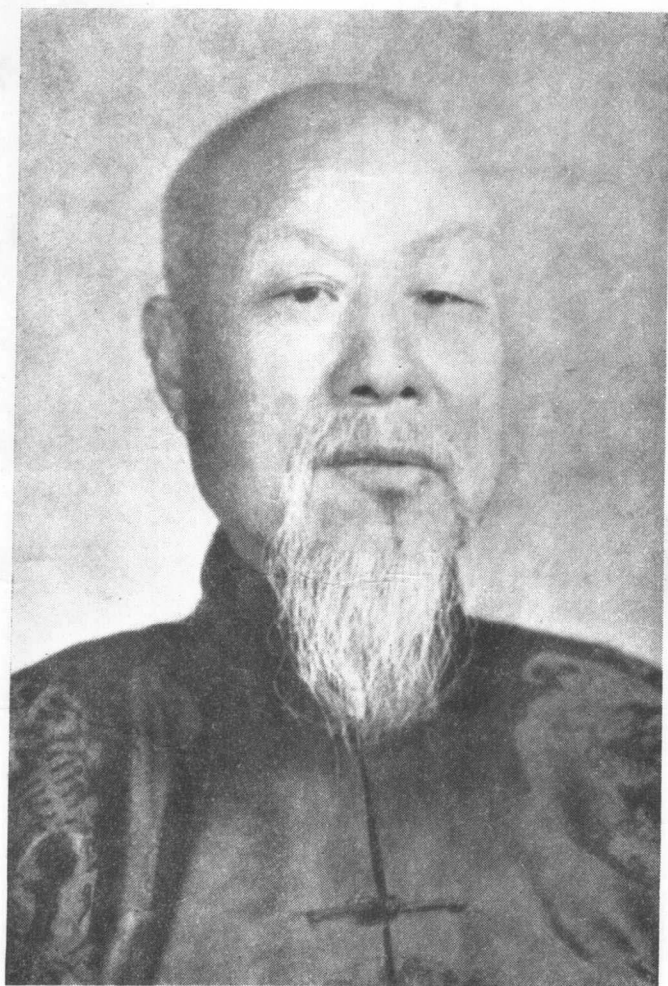
*

统一书号:10069·122 字数:204,000 开本850×1168(32) 印张11 5/8 插页¹

1952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3,000册

定价1.20元



華去歲



肖长华演出《群英会》飾蔣干的剧照

蕭長華先生的藝術勞動和道德品質

我幼年在喜連成搭班的時候，開始認識蕭先生，不覺已有五十多年了。當時蕭先生在喜連成教戲，我在那裏是借台練戲的。回憶當日的情景，蕭先生每天和學生們一起上館子，全神貫注在學生們扮戲、出台、卸裝上。遇到分包或晚上的堂會，他也是等着散了戲和學生們一齊走，學生在台上如有差錯或不到的地方，他一定認真地指點他們。他教學的範圍很廣，各行的學生都有。在我們舊戲班的教師裏面，蕭先生是文化程度比較高的，他把日常見到和聽到的有關戲劇的材料都記在歷本上，隨時參考運用。他喜歡看書，研究歷史人物，《三國演義》讀得非常熟。在排演三國戲的時候，指導學生的唱、念、做，都結合着他閱讀《三國演義》的體會。

在喜連成的時期，蕭先生沒有搭班，全部時間都是教戲。當時我雖然不是喜連成的學生，但是演戲的時候，蕭先生也一視同仁地照應我。當時給我的印象，只覺得他一天到晚沒有閑着的時候，也沒有緊張得手忙腳亂的時候，沒有見過他大喜欲狂，也沒有見過他盛怒凌人，總是小心翼翼、正襟端坐，但也很有風趣，偶爾也

說些有关梨園掌故的笑話。他的記憶力特別強，對前輩的精湛表演，他能够繪聲繪影地學給大家听，几十年前的事，時間、地点都不会記錯。他在富連成給京劇界培養出許多名演員和无数的骨干演員，这是蕭先生對於人民戲曲事業最大的功勛。

三十年前，我們承華社的丑角演員李敬山故去了，當時社里的丑行還有郭春山、慈瑞全、曹二庚、羅文奎等，這幾位都是具有專長的丑角演員。那時候戲班里的習慣，每一個行當都分工很細，李敬山所演的角色，我就邀請蕭先生擔任。從那個時期開始，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合作拍攝《醉酒》的紀錄影片，他始終是我的劇團里的重要成員。

蕭先生在台上演出的劇目，可以說，凡是文戲里的丑角他无所不能，方巾丑和婆子戲，是他最拿手的。當年名小生王楞仙先生有一次演《群英會》，管事的打算派陸金桂扮蔣干，但王楞仙先生却從向來沒演過重要角色的一般演員中挑選了蕭先生，要求管事的派他扮蔣干；這當然是老先生独具只眼，提拔後進，後來這出戲果然成為蕭先生的名作之一。還有《审頭刺湯》的湯勤，也是他演得最出色的角色。方巾丑在丑行里是比較難演的，扮相、念白、動作方面都有一種特殊的風格；要表現出一個讀過書的知識分子，帶點旧時代文人的酸氣，但又不能過火；如果演得好，是頗有詩情畫意的。蕭生先就掌握了這種特點，才能演到恰如其分，深入角色。

蕭先生除了和我合演的許多戏之外，他还常演《定計化緣》、《連升三級》、《瞎子逛灯》、《老黃請医》等等小花臉的單工戏，有时候同諸茹香合演《小过年》、《入侯府》、《變羊計》、《絨花計》、《荷珠配》等等花旦、小丑合演的生动有趣的小戏。

在承华社时期，我的戏前面有王鳳卿先生的老生戏，尚和玉先生的武戏；这两出戏的时间足够我扮戏用的；所以在扮戏以前，像朱桂芳的武旦戏和蕭先生的戏都是最爱看的；那时候戏班管事的常常強調半年“不翻头”（就是長期不演重复的戏），蕭先生的戏当然也不例外；我就在那些年中看了蕭先生所有上演的戏。总的說来，蕭先生演戏認真，精神飽滿，对观众負責，沒有單純表現技术程式的傾向。

蕭先生的戏曲教育事业的成績，和表演艺术的成就，是人人皆知的。另外，关于他道德品質的高尚，一般观众可能还不大了解，这是值得提起的。多少年来，他非常关心戏曲界同人們在生活上的一切困难，他任劳任怨地办理很多与他个人利益无关的事，有时不但終日辛辛苦苦地奔走，还要自己拿出錢来帮助別人，度过难关。举一个例子，像从前的三庆班、四喜班、春台班等，都有自置的义地，辛亥革命以后，这些义地漸漸埋葬得沒有空隙了，有些貧苦的老演員死后沒有葬身之地，蕭先生好几次組織在經濟上有力量的演員們出錢买地，他不但自己也出一分財力，还要加上自己的人力。

在旧社会里，演員是被歧視的，也只有靠着同行的互相幫助，才能解决这些困难。

● 蕭先生做了許多对戏剧界有利的事，但从不显示自己的功劳。我記得有一次在汉口演戲，一位武戲演員在台上摔伤病故了，大家湊錢給这位演員办理后事。蕭先生演完戲剛要卸裝，看見这位演員的家屬，正走出后台，他一面摘網子，一面追出去，把一卷鈔票塞到她手里。她連忙道謝着問道：“您貴姓？”蕭先生摆着手說：“您赶快回去办事要紧，別管我姓什么。”他那一種出于至誠的热情是多么令人感動啊！

蕭先生对于幫助別人是那樣地熱情，而自奉却非常儉朴。他多少年来性喜劳动，每天洒扫庭除，事必躬亲，出門多半步行，不輕易坐車，年紀已經很高，身体还十分康健，这无疑是从劳动中鍛煉出来的。

解放以来，蕭先生的情緒是特別兴奋的，他在我的剧团繼續工作了一个时期，年紀已經七十几岁了，演戲仍然非常努力，到处受到观众的欢迎。人民政府聘請他担任了中国戏曲学校副校長之后，他对教戲認真負責的精神，比从前在富連成的时候，更加起勁，还亲自为幼年的新生授課，一点也不嫌劳累。他晚年看到了社会上的大变革，对一切新事物認識得十分清楚。他热爱祖国，热爱党，老当益壮地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設事业貢獻出力量。

梅兰芳 1957年12月

戲曲教育家蕭長華

蕭長華先生今年八十岁了，他已經在舞台上生活了七十年，从事了五十三年戏曲教育工作。他过去是富連成社的总教習，今天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副校長。喜連成（后改为富連成）“只有南房三間，西房兩間作工房，东房住个花子头兒姓董，同学小孩只有六个”。从那个时候（1904年）起，直到富連成解散（1940年）的前一年止，前后近四十年光景，他一直在这个全国历史最悠久的科班里服务。唐伯弢先生著《富連成三十年史》（1932年作），說蕭長華先生是：“自任教以来，备極勤勞，無論生旦淨末丑，文武各戏，无不遍为教授，迄今三十年之久，始終弗懈，該社大小五科之学生五百余人，經君为之开蒙指导者，竟十有六七焉。……”直到今天，他仍一日未懈地在戏校教課，生平所教学生不下千人；許多傳統剧目，如三国戏等都是他一手傳留下来的；因此，許多人称他为“祖师爷”。

蕭老先生一生把傳授艺术作为己任，他初当教員时只有二十七岁，所会无多，他就“不知者，各方去寻求”，請人教了自己再去教人。由于他一貫忠厚、誠懇、刻

苦、虛心，許多人都願教他；他也能吸取各方之所長，加以發展，剔除其中不合情理部分，再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，量材教学。他要求他的每一个受业門徒：学好戏一定得傳給別人，不許保守；否則就对不起梨園，对不起老师。为了正义，为了戏曲艺术的純潔，蕭老先生還曾进行过数次斗争。民国初年，軍閥混战，北京全城被搶，劇場卖座率急剧下降；許多劇場老板为了拉攏顧客，找来一些妓女唱戏卖錢，成为一种風气。老板要求富連成也这样干，蕭先生坚决反对。他四处奔走，指責艺术上这种墮落行为；他一再上書給当时政府，指出这是“亡国出淫声”。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統治期間，劇場則更充斥着《紡棉花》、《大劈棺》一类的戏，連富連成也演起彩头戏《乾坤斗法》来了。“在这种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”，蕭老先生才不得不辞职离开富連成。日本投降之后，当时北京在国民党統治之下，齐如山曾編了一出《桃花扇》，約請了許多老艺人登台演出；目的是要和当时的进步戏曲抗衡，借老艺人的声名来轟动一下。蕭長华先生也在被邀之列。但他一进去，覺察到剧本內容和人事上都不对头，就退出不演了，决心不为“戡乱”捧場。

徐文波先生是蕭長华先生的老师，他曾告訴蕭先生要“存心公正无私”，又說：“人之兒女，我之兒女。”数十年来蕭先生一直遵循着老师的教誨，勤懇地教育后代。在富連成剛成立不久，第一次派了十个学生随大团、

去保定“借台演戏”；主角田桂鳳第一天演出无意中在戏詞上得罪了当地的大学生。次日，这些“候补老爷”們听戏时就处处和他为难。田桂鳳一气不干了，其他演員也都四散回京；却扔下这十个孩子，既吃不上飯，也回不了家。社長叶春善先生也无办法，蕭長华先生就去买饅头、麻花、小米，借来个大沙鍋，熬粥給孩子們吃，这样度过了几天；后又拿出二十四两銀子給小孩們买车票回北京。1908年光緒、慈禧先后死去，全国停止一切宴乐，学生茫无所措地从劇場走回来，告訴蕭先生情况，蕭先生当时就流下了眼泪。凡是上了年紀的都知道清朝“国喪”的厉害，咸丰、同治死时哪一次都是弄得梨园界走投无路、冻餓难堪。現在，站在他面前的这一群孩子眼看着就要挨餓了，他摸着孩子們的头說：“就苦了这一班可怜的孩子呀，誰知什么时候才能唱戏啊！”不久，社里就不得不把有家的孩子都送回家去。当时的东家牛子厚，在喜連成的兒童們为他賺大洋錢的时候，吹噓着：“我的喜連成如鉄桶一般，垮不了台。……”到了“国喪”，眼看就要賠錢，他却不管了。叶春善社長去吉林牛家，想討些錢来开支社里的柴米賬，牛干脆連叶的斗篷也給扒下来了，說：“这是我喜連成的錢买的。”他就这样毫不知耻地拉下自己伪善的臉孔，露出这副財主的猙獰本相。他还声言：“我这个东家是吃唱戏的。”結果，倒是每月只拿四两銀子工錢的蕭長华先生拿出四百两銀子来接济，喜連成社才度过

了这一大难关。事后牛东家写信給蕭先生，用酸溜溜的口吻說：“蕭君热心教学，又出經費，为我大屯（牛的家乡）所不得見，敬佩，敬佩。”他万难相信一个唱小花臉的，每月只掙四两銀子，能拿出这么多錢来接济別人。至于还賬他則一字未提。当时有人給蕭先生提議，去向牛家討賬，蕭先生說：“別讓人家东家說我們是‘定計化緣’来了，反正我的錢也都是唱戏掙来的，現在仍花在唱戏上头。这样，我就滿足了。”不久牛东家垮了，喜連成以七千元卖給了沈家，改为富連成；后沈家也破产了——在沈家破产之前，蕭先生曾在沈家銀号里存了三千塊錢，这次大家計議合伙告沈，要求官断，以沈家富連成资产来賠償，如果爭到了手，蕭先生就要变成富連成社的东家之一了。但蕭先生本着“存心公正无私”的信念，沒有参加。尽管蕭先生对富連成社如此的鞠躬尽瘁，但在东家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雇用艺人。当他1940年被逼不得不离开富連成时，当时的老板竟在后台木牌上写上了“忘恩負义之人，終被社会所遺棄”几个大字。为什么东家这样对待一个誠恳、正义的老教育家呢？因为在东家們看来：科班里的教师和学生都是东家雇来生財的，他們是靠东家的财产来养活的；至于东家們的高樓大厦，肥吃海喝，妾婢僕姬，洋狗大馬……都是自己命里带来的。

蕭長华老先生，生長在旧社会，他承受了旧社会中劳动人民，特別是封建社会中的劳动农民的純朴、勤

儉、克己為人、大公無私的品質。蕭先生的祖父是個農民，中年死亡，祖母帶著兩個小兒子來京求食。蕭先生和他的父親過去長期間一面賣白薯，一面唱戲。後來搬家到城外，蕭先生一面教戲一面還參加種地。他思想上和生活習慣上都深深保持着勞動人民的美德。他是一個有成就的演員，在舊社會，他有條件可以使自己變成一個吃喝玩樂的藝人，或抓眼逗趣的小丑，甚或是剝削血汗的東家，但他拒絕了這條路；他堅持了勞動人民的本色，他是一個胸懷磊落、憤世嫉俗和有良心的藝術家，是個愛徒如子的教育家。他對事物看得寬廣遼遠，他具有洞察黑暗丑惡的眼力，在自己不斷的鬥爭中加深了自己對人對社會的認識，這也就是提高了他的藝術創造。因此，他在舞台上能把蔣干、湯勤一流自作聰明、陰險毒辣的人和其他混蛋們刻畫得活靈活現、有聲有色。一個庸俗短視或是心境陰暗的利欲熏心的人，不但不能把一個正面的英雄人物真實地表現出來，也不能把一個丑惡的壞蛋真正的表現出來。蕭老先生過去体会到這一點，所以他在教學生的同時，也教學生做人。

蕭老先生在舊社會是一個好人。他孤獨地生活着，他只能以個人的恩德去感動別人，他的一切善良的想法都超不出個人作為之外。蕭先生耽心富連成社散伙垮台，他出門，都拿一把布傘，取其不散（布傘）的吉利意義，用心何等的細微！但這個社最後也還是解散了——在散伙的头一年他已被迫離去。儘管蕭先生不顧得失，

憤責“亡國出淫聲”，但當時《大劈棺》、《紡棉花》仍然充斥市場，他親自傳授的《群英會》，也被為追求票房價值而刪改得“不像個戲樣兒”。他在每個學生畢業時都要訓誡一次，有時一談一天。好心的學生聽話遵行，踏踏實實誠懇的演戲；但也有一些學生在出科之後，沾染了舊社會風氣，變成名利之徒，甚至吃、喝、嫖、賭，無所不來；從而死亡、墮落……就像自己手刻的玉山被凿崩了一樣；蕭先生的心上壓下一塊一塊的石頭。直到解放，蕭老先生這種沉重的担荷，才被解除了！

解放後，黨首先恢復了蕭老先生的教學生活，他被聘為中國戲曲學校的教授，後來是副校長。他多年所擔心傳到他手眼看就要失傳的全本《赤壁鏖兵》、《取南郡》也都完全按他的理想，親自排練出來了。《群英會》拍製成五彩電影。反對墮落、黃色的戲曲再也不是僅僅出於個人的義憤，而是黨的政策，也是被千萬勞動人民監督執行的政策。黨進一步提出百花齊放、推陳出新的方針，來促進藝術的發展，這使年屆八十的蕭老先生才真正看到“興國出雅韻”了。蕭先生說：新社會除了大煙、賭博、娼妓、搶劫、乞丐五害，再也沒有短命鬼了；教出來的學生社會保證他走正路，教師也就放心了。吃戲子的財東被打倒了，辦戲曲學校的是人民政府，領導藝術教育的是共產黨。黨和政府對戲曲事業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。1955年戲曲學校蓋造五層大樓

时，工地上經常見到一位紅面白鬚的老人，拈鬚微笑，他就是蕭老校長；他和門警及工人們混熟了，不开条子就可以通行出入。大楼房告成，他一口气跑上了第五楼，感嘆地說：“我算是赶上了，要是王校長（前中国戏曲学校校長王瑤卿）不死，哪怕是把他抬上来，讓他看一眼，他該多乐呀……”“我們当年三間小屋，練功、吃飯、睡覺都在那里，起床后卷起鋪盖就練功，練完功鼻子里两筒黑泥……这真是天上地下！真是做梦也沒想到……”

蕭長华先生从他自己的經歷中，从他的艺术事业的遭遇中認識了共产党，認識了新社会的光明，毛主席在他心目中代替了一切聖賢先哲。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，他写文章批駁“外行当家”的謬論和說他有职无权的謠言；对我校右派“取消文化，恢复科班”的論調坚决加以反击。当他看到他自己的学生变成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，他在大会上批判他們是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。他說：“想把共产党赶走，恢复旧戏班……太沒良心了，不用說大家不容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我也不能容呀！……”說得声泪俱下，勾起艺人們对过去苦难的回忆，全場为这位八十岁老人的憤慨而感动得流泪。蕭長华先生和党已經建立起了血肉的联系。

蕭長华老先生所生活过的八十年正是中国發生巨大变化的八十年。他經歷过滿清、北洋軍閥、国民党、日本帝国主义和二次国民党五个“朝代”，飽受熬煎，直

到全国人民解放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才見天日。从黑暗里走过的人才知道光明的可贵，所以蕭長华先生今天能全身心献給社会主义事业。他还以自己年老力弱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而焦急。这八十年也是中国京剧艺术發生巨大变化的八十年，从譚鑫培、王楞仙、楊小楼……直到梅兰芳各位艺术大师創造的年代，蕭老先生是他們創造的合作者，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。和刻苦虛心的态度，从中学得了許多宝贵經驗傳授給后代。他的艺术閱历和他的生活閱历一样的丰富。我們为戏曲界有蕭長华先生这样的財富而庆幸。为了戏曲事业的繁荣，祝蕭老先生青松永茂、艺苑長华！

晏 甬 1957年12月